

#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35年前，我从内蒙古来到沈阳谋生。这个城市的阔大把我震慑得久久不能平静。上班时分，铁西区骑自行车的工人如洪水淹没马路，自行车后架的铝制饭盒闪闪发光。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成千上万的自行车与铝饭盒赋予这个城市排山倒海的力量。即使下雨，一条街的雨哗哗一起下，说停一起停。

我住的泰山路奔流着可以称之为浪花的雨水，齐齐钻进下水道，显示计划经济的秩序感。雨后，路人在街上昂首行进，仿佛不知道刚刚发生过下雨这件事。

这些景象让一个小地方的人感到恐慌。沈阳人不富裕，但神色豪迈。豪迈的意思是他们心里有数。正相反，我心里啥都没有，骑自行车经常迷路。沈阳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只能写点小文章平复心境。

我写了几篇短文，挑一篇像样的前往沈阳日报文艺部，在那里认识了编辑胡中惠。从那时起，我俩的友谊保持至今。

初见胡中惠，他并不认识我。我是硬要见他。我把稿子交到他手里，等待

判决。中惠看完稿子打量我，我也打量他。他圆面，眼睛大而圆。他说稿子留下，争取发表。我松了一口气，稿子能留下就算成功的一半了。他送我一直送到楼下，仿佛是多年的老朋友。

## 吾友在成都

鲍尔吉·原野

时间不长，我这篇名为《快雪时晴》的散文在沈阳日报万泉文艺副刊发表，头题位置，这是我来到沈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稿子发表后，胡中惠在三经街请我吃饭，召集他在报界的朋友，有王股、刘畅、小山等人，向他们推荐我的作品。在酒桌上，我喝了好多酒，无以回报，起身唱了一首蒙古歌，他们感到惊讶，那时候没时兴卡拉OK，也没有人喝着酒突然站起来唱歌。

初到沈阳，我非常想念家乡和父母，只要静下来，脑子里全是草原风景，远处吹来的风压低青草，毡房的炊烟直直地升向天空不散，与成千上万的铝饭盒完全无关。早上醒过来，忽感自己生活在远离家乡的异地，常常鼻酸。中

惠知道我的心事，经常拉我参加聚会，认识朋友，让我尽快融入沈阳。

中惠的笔名胡虏，他喜欢写阅读史的札记，很受读者欢迎。但他写写就不写了，因为爱好太多。他悄悄告诉我，沈阳日报的象棋比赛，他是冠军。中惠在沈阳文化界获得大名的还是书法。一个人写的字一定和这个人某一处相连，或性格，或经历，或相貌。胡中惠的隶书端凝妍美，随他相貌。他在临帖上下过很多功夫，字越写越好，性格也越发沉静。他性格原来也沉静，微笑不语是他对世界的基本态度。跟他对话，该他说话时，他抬头思考，眨眼，笑一笑算是回答了你。

中惠还有一项隐秘的爱好—收藏手表。他低调，觉得跟别人说手表太肤浅，但又想表达对手表的热爱，偶尔对我说，夜深人静，把表拿出来用放大镜瞧一瞧。我问怎么样？他抬起头笑了，这就是答案。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他从来不戴他收藏的表。

中惠嗓音好，李双江那种。像他这么腼腆的人，让他唱一首歌无异于杀他。被逼无奈，他也会放歌一曲。但要面对墙壁。我对他说，这么好的嗓子，你都给白瞎了。

中惠走路慢慢悠悠，说话慢慢悠悠。有一度喜欢上公园跟妇女跳舞。后来发现打太极拳比跳交谊舞更合他的性格，开始练拳。他说，打太极拳的那股劲就是写书法的劲。几十年过去，我们这拨人逐渐变老，但中惠仍然显得年轻。相貌仍然很好，我常说他长得比女的还好看。

我来沈阳，住房条件窘迫，搬过好多次家。40多岁时，还和别人家合住一个套间。我在厨房写作，厨房6平方米不到。我订做一个60厘米x60厘米的折叠桌子当餐桌兼写字台。一个北京的朋友到我家，看到我的写作环境竟然落泪。他说你竟然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出了《掌心化雪》和《善良是一棵矮树》？我当时说不出什么，事实就是如此。

进入21世纪，我贷款买了一处住房，结果比过



飞天梦

(中国画)

孙娟娟

去更为窘迫，经常还不上每月的贷款。每个月20日是还款日，我常常提心吊胆。还不上钱，我找胡中惠借钱周转。第一次找中惠借钱，他很满意，他那种笑容仿佛说能帮到朋友是一件好事。第二次借钱，他脸上仍然这种表情。我第三次去借钱，他略感惊讶。我觉得他的小金库有问题了，但仍然把钱借给我。我第四次找他借钱，他把我领到了储蓄所，支出所有的存款给我，把存折给我看，余额0.00。他表情有歉疚，也有惶恐。我知道，我已经把他逼得山穷水尽了，但他帮了我大忙。

有一年，见到了中惠的三哥，他跟中惠刚好相反，孔武有力，动作迅捷。三哥没工作，晚上给亲属开的烟酒商店打工。在夜晚，他陆陆续续喝掉商店几十瓶酒后，失去了这项工作。三哥说中惠小时候最老实，每天拿一本书坐在院子里的墙角读书，谁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从不打仗骂人，是个老好人。当个老好人挺好，命好。中惠对家里的事不操心。他妻子程丽是女强人，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可惜的是，中惠远赴成都看外孙，平时见不上面了。成都当然是好地方。“川菜天下第一”，是一位川籍伟人说过的话。那里还有给人掏耳朵的技师，在公园跳舞的妇女肯定比沈阳妇女漂亮。友情就是这样，当年一起厮混的时候，没觉得怎样，后来天各一方，甚是想念。

## 小世界

许道军

我要那么大的世界干什么呢？我只愿意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大，它容下了很多事物，当然还有你，因此这个地方也可以称之为我们的小世界。我之所以迟迟不愿意走出，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足够好。我并没有自私到将自己从大世界中心排除出去，一走走了之，相反，我是将它们带到了这里，用心编辑。我有一只神奇的笔，时时在创造。我不允许这个世界不完美，包括你。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自己授予自己的神圣义务。

实际上，这个地方不一定存在。我之所以虚构，也不尽然全是为了你。你懂得，总有人希望这个世界更好，有甚于它自己。这深深的焦虑来自我的观察以及由观察而触发的良知：你看着，这世上每一个细小而谦卑的事物都是完美和无害的，一片叶，一朵云，都是如此。

的全部“家当”。厨房场地仅十几平方米，在这样简陋的“螺蛳壳”里，为了让同志们吃得健康，我们想方设法把上海的厨艺与当地的条件嫁接，精心编制菜谱，按照大家的口味，用四川当地的原料做出家乡口味的佳肴。上海支援都江堰指挥部的同志们每天工作非常辛苦，一年时间里，餐饮团队推出200多个菜肴和60

## 那些不能忘却的援建回忆

周瑟

多个点心品种，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支持。援助回来后没多久，因在都江堰积累了保障服务的经验，我被党组织派遣担任上海援疆前线指挥部餐饮服务组组长。

在新疆喀什，我常常第一个进厨房，最后一个离开。援疆指挥部日常要保障60人就餐，因临时任务就餐人数有时甚至会达上百人。从食材采购、菜品搭配、环境卫生、就餐服务等，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我们团队都会认真研究，详细制定保障方案，克服人手少、任务重、原材料受限等难题，为援疆指挥部工作人员带去“家乡味道”。

鸡汤泡烧饼是我回到家扬州必然点名要吃的。可以当“午茶”，可以作早餐。

喂鸡若光是喝汤，不在乎鸡肉，则以老母鸡，并且是农家放养的土鸡为佳。开肠破肚，去内脏、去鸡头、鸡脖、鸡屁股，洗净放入锅中，优选陶质的砂锅，次选焖钵。注入清水，放几根葱、几片无需去皮的生姜，大火煮开后小火慢炖。我就好这样的一口鸡汤。清水的注入量很看经验，放多了，汤不够浓，放少了，也不够喝。厨房飘出浓香时，炖得就差差不多了。一滴油不曾放，白中透黄的汤上飘出些油葱花，像腊梅黄、水仙黄、小鸡绒毛黄，这样想着会不忍品尝。这样的汤醇厚而不肥腻，我觉得就连盐也可以省略。也可盛到碗中撒上些许盐末。切忌直接撒在锅中，除非一餐用完。

小时候逢大家族聚餐，吃到人仰马翻，而鸡汤上了桌，无论哪一位姨媽都不会忘记招呼身边的小孩：“我到厨房给你盛一碗鸡汤泡饭好吗？”每每这时，我总是满意地点头，缩回已经滑得离地半寸的脚，重新爬回座椅，满足地乖乖候着。鸡汤泡饭挺香，不过并不十分如意，米饭会让鸡汤消失大半，鸡汤味散了，米香也散了，滋味比不上鸡汤泡烧饼。

拿来泡鸡汤的烧饼不能有馅，最普通的擦酥烧饼即可，也有用草炉烧饼的。饼囊分层，绵软有嚼劲，带一丝淡淡的咸。饼皮酥嫩，满是白芝麻。我六岁时，外婆家斜对面尚有一间几年后消失了的包子烧饼店。那家店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两个场景。这第一幅是邻居夏家十六岁的夏至阿姨高喉咙大嗓子的，得意洋洋地跟我还有我的表哥表姐说，“都听着，今天我家蒸包子，回头我请你们的客。”是腊月里跟店家预约好的年蒸，这一天下午轮到用夏家的馅心、夏家的面，由店里的师傅负责包和蒸。不见夏至阿姨父母的身影，就只她一个号的大人忙上忙下，比如给包子点红。而我挤在店堂内的案板边看这一切。

另一幅画面里有内里通红的炉膛，一个男伙计站在炉边，把粘好芝麻的烧饼还朝炉膛壁上贴，手竟没有被烧着。我的目光跟着那只手上上下下，目不暇接。伙计偶尔朝我看一眼，我不吭声，把心提着。

后来我知道扬州等苏中和苏北地区独有的草炉烧饼，都是面饼师傅眼面前有等身高的一口圆形小洞，饼贴在洞壁上，但我记得那口井一样的炉膛，一口燃烧的通红又滚烫的井，而我爱吃的鸡汤泡的烧饼将从那里出来。在那个六岁的我的心里，无意识里怔怔地烙下一份对店伙计的歉疚，还有一份对生计的畏惧。我十分肯定，我绝不把手伸进火红的炉膛，所以我完全做不出烧饼来，而己无师自通地明白，那做烧饼的小伙计并不是人群中最能干的人，做烧饼并不是一件最难的一件事。我能做什么呢，这疑问从憧憬中萌生，在半途上被吹散，像一股被手臂斩断的店堂里的热气，没有什么能支撑它现出一个比热气更有力的形状。当然，我立刻说服自己，也许必须这么说服自己才能吃得宽心吧，我对自己说，那就是一种魔术，和能吃火苗、会让耳朵动起来动去的二姨夫做的魔术一样。对呀，就是一种魔术。

直至今日，我还是无法解释鸡汤泡烧饼最为好吃的道理，也许因为烧饼能吸收汤汁又不像米粒那么零散吗？于是烧饼和鸡汤在密封交融的同时，又维护了自己的个性，所以，滋味就更丰富而非混沌一片？我说不科学原理，问妈妈，妈妈也不能，不过她说：“不用说什么道理吧，就像黄瓜和蒜蓉，这么配着最好，尝一口就知道。”



## 鸡汤泡烧饼

王晔

## 口杯

安武林

去浙江宁波一星期，进校园给孩子们做讲座。回来后，又去太原两天，应山西省作家协会邀请，给40余名儿童文学作家研讨班做了一场讲座。两次外出，丢了两样东西：口杯。以我丢三落四和马大哈的性格，每出差必丢东西不足为奇。不丢东西，倒反而显得不正常了。更何况是口杯，根本不值一提。但在太原丢了口杯，倒触发了一件对小口的往事的回忆，令我大笑不止，开心到笑出眼泪的地步。

多年以前，我应出版社的邀请，回太原做了一星期的校园讲座。山西是我的故乡，虽然我是山西夏县人，但一踏上山西的土地，便是回到家乡的感觉。漂泊在外，家乡的概念的是以省而论的。在第一所小学做讲座的时候，校长是我的熟人，也是朋友，她知道我是山西夏县人。所以，她邀请了一大批省内的媒体记者，报道我这个家乡人回故乡做讲座的消息。临别的时候，她送了我一件小小的礼物：口杯。那时候，口杯刚刚盛行，有点流行和时尚的感觉。我欣然接受，心里还小小感动了一下。礼物虽小，情意不轻呀。

当我在第二所小学做完讲座，我又收到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还是一个口杯！当第三口口杯拿在手中的时候，我有点激动了，哎呀，收获颇丰啊。当我的箱子里装了一大堆口杯的时候，就有点纳闷和疑惑了，怎么，难道是商量好的吗？这口杯，一辈子也用不完呀！

我忍不住向陪我的出版社的朋友抱怨：“怎么回事，我箱子里拉的全是口杯呀？我也用不了啊，但我又无法拒绝啊！”

朋友看到我无奈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看样子，她早就憋不住了。当每个校长都送我口杯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强忍笑容，咬着嘴唇。我这一抱怨，倒把她憋下去的笑声全部笑出来了。她笑得花枝乱颤，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都快笑出来了。她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断断续续地说：“有，有，有意义的。”

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她说：“这是夸你口碑好！”

口杯，口碑？哎哟，谐音字。的确，算是有象征意义的小礼物了。中国的汉字，真是太有趣啦。开心过后，我倒有一丝小小的忧虑了。丢了一个口杯，不算啥，千千万万别丢了口碑啊！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重建。2009年，根据组织安排，我随队保障指挥部后勤服务，一直到2010年。2011年、2014年、2015年，为响应中央和上海市援疆工作号召，我又先后3次带领保障团队前往新疆喀什，参加援疆前线指挥部服务保障。

记得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机管局接到市里安排，急需征调有经验的厨师去上海援建都江堰指挥部食堂工作。我闻讯后第一时间报名，希望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灾区重建。

经局里选拔，我带领第一批厨师到达都江堰，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刚到四川时，听不懂当地方言，经常因为两地对菜的称呼不同而买错，只能日夜揣摩，细心学习。由于当地没有煤气，烧的是煤饼炉，早起点燃，晚上封炉，炉子火势难以灵活控制，为保证能够按时开饭，我们请教当地农民、反复实验，按煤饼炉的特点，逐步摸索出一套实用的方法。而面对时有发生余震，大家一起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即便遇到余震引起停电，我们照样点着蜡烛、打着手电，坚持把每天的餐饮服务做好。

食堂一开始只有一个电饭煲，后来我们申请到一个液化气瓶、两个炒菜锅和两台小冰柜，这便是我们

## 十日谈

后勤保障你我他 责编：徐婉青

见证过上海机关事务工作65周年轮的深刻印记，始知来者之艰、今者之幸。